对于学生走向临床岗位至关重要。总之，这种教学模式对于本科生的儿科学临床实践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1] Al-Balas M, Al-Balas HI, Jaber HM, et al. Distance learning in clinical medical education amid COVID-19 pandemic in Jordan: current situation,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J]. BMC Med Educ, 2020, 20(1): 341.

[2] 张文静，刘刚琼，吴卓葳，等. 思维导图辅助CBL联合PBL在心内科见习教学中的应用探索[J].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23，37(1)：84-87.

[3] 宋丽莹，赵金镯. 对不同教学方式的学生评价调查与分析[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20，(3)：44-45,48.

[4] Shrivastava SR, Shrivastava PS. From Chaos to Clarity: Use of Mind Maps as a Tool to Ensure Better Learning among Medical Students[J]. Indian J Community Med, 2024, 49(1): 233-236.

[5] Kalyanasundaram M, Abraham SB, Ramachandran D, et al. Effectiveness of Mind Mapping Technique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Among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in Puducherry-A Pilot Study[J]. Indian J Community Med, 2017, 42(1): 19-23.

[6] 孙玉，张洪海，王海燕，等. 思维导图联合基于问题学习教学法在传染病见习中的应用[J]. 中国医药导报，2021，18(13)：64-67.

[7] 雷昌斌，时春，唐新文，等. 思维导图结合CBL教学法在骨科实习教学中的运用效果[J].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22，14(3)：31-35.

[8] 姚小燕，辛春红，林良妍，等. PBL联合CBL教学法在内分泌科临床见习教学中的效果分析[J].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22，14(12)：81-85.

[9] Yan Y, Yuehong W, Kun L, et al. Implementation of mind mapping with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prosthodontics course for Chinese dental students[J]. BMC Med Educ, 2023, 23(1): 530.

[10] 赵婷，陆明琰，巴依尔才次克，等. 基于思维导图的CBL联合PBL教学模式在新生儿科实习生中的应用[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21，44(7)：865-868.

[11] 朴美英，刘娜，高曼. 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在本科生儿科实习中的应用[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教育，2022，(6)：4.

[12] Palaniappan V, Karthikeyan K, Mohan R. Mind Mapping as a Novel Method in Teaching the Morphology of Skin Lesions: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J]. J Adv Med Educ Prof, 2023, 11(2): 80-85.

(收稿日期：2024-05-20)

(教学研究栏目编辑：张玉亭)

※※※

其 他

大学生网络受欺凌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潘华征，张梦晴，周若兰馨，于 萍，李宇彤*

（承德医学院心理学系，河北承德 067000）

关键词： 网络受欺凌；自杀意念；核心自我评价 ；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 G4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6879(2024)06-0525-05

随着智能手机、社交平台等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类社交媒体和在线应用程序为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了便利，但网络也可能被误用于反社会的目的，例如出现在网络环境中的欺凌行为。网络欺凌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利用电子通信手段，对一个无法轻易自卫的受害者进行反复进行的蓄意攻击行为[1]。网络欺凌具有无时空限制、传播范围广和匿名性等特点[2]，其危害性比传统欺凌更大[3]。与网络欺凌相对的就是网络受欺凌，网络受欺凌是

资助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20JY056)
*通讯作者

指个体在网络信息交流过程中反复受到其他群体或个体欺凌(如收到威胁性信息、被散播谣言)的现象[4]。全球范围内的网络欺凌行为已经普遍存在[5],网络受欺凌现象在青少年群体中日益增多,也是青少年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实际生活问题[6]。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探讨网络受欺凌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可为网络欺凌受害者的干预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遭受欺凌后个体更容易产生许多内化问题,会感到缺乏他人的尊重以及产生沮丧愤怒、无助和伤心等负性情绪[7],甚至导致个体产生一系列行为问题:学业成绩下降、睡眠困难、辍学、旷课甚至自杀等[8]。根据自杀三阶段理论,自杀意念是自杀行为的第一步[9],自杀意念是指个体在思想上想要结束生命的心理过程[10]。自杀意念是认知层面的内容,而不是指具体的行动,本研究关注不是是否已经采取了一定的行动,而是个体是否有自杀的想法。受欺凌是导致个体产生自杀意念的重要风险变量,已有研究表明,网络欺凌的受害者出现自杀意念的风险更高,持续时间更长[11]。

核心自我评价(Core self-evaluation,CSE)是指个体对自我价值与自身能力最基本的评估,由以下四部分组成:自尊、神经质、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心理控制源[12]。低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在对事件进行信息加工时容易产生消极倾向,进而对其心理状态和行为适应产生消极影响[13]。核心自我评价与自杀意念关系密切[14],自尊[15]、心理控制源[16]、神经质[17]、一般自我效能感[18]均能显著预测自杀意念。另外,受欺凌作为一种负性生活事件,会降低受欺凌个体的自尊水平并削弱其自我价值感[19]。网络受欺凌特指在网络环境中的受欺凌行为,那么遭受网络欺凌行为的个体可能也会降低对自身价值的评估。且前人研究表明,核心自我评价是其他因素影响个体心理适应的重要中介变量[20]。但网络受欺凌、核心自我评价、自杀意念之间的内在机制还需完善,故本研究探讨大学生网络受欺凌、核心自我评价与自杀意念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缓解有网络受欺凌经历大学生的自杀意念提供理论支撑。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2022年11月,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承德市某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共收回822份问卷,获得有效问卷780份,有效回收率为94.89%。

1.2 研究工具

1.2.1 网络欺凌行为问卷 该量表由尤阳[21]修订,共12个项目,分别代表12种不同形式的网络受欺凌形式。采用1~5分5级计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遭受网络欺凌的情况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0.87,具有较好信度。

1.2.2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该量表由Judge等[22]编制,杜建政等[23]翻译和修订,共10个项目,反向计分题为第2,3,5,7,8,10题。采用1~5分5级计分,总分越高,个体对自我能力和价值的评价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0.8,具有较好信度。

1.2.3 自杀意念自评量表 该量表由夏朝云等[24]编制,共26个项目,反向计分题为第1,5,6,7,9,10,13,15,21,25题。采用采用2级计分(0=是,1=否),包括掩饰、睡眠、乐观、绝望4个因子,自杀意念总分为睡眠、乐观、绝望3个因子的总和,总分越高,个体自杀意念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0.81,具有较好信度。

1.3 评定方法

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星”二维码。问卷采用匿名测试,并告知此次调查的的用途和保密性。本研究将答题时间过短、规律作答或自杀意念自评量表中掩饰因子分≥4分的答卷作为无效问卷筛除。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6.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对各个量表评分进行相关分析。采用Hayes编写的Process插件使用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检验。采用Harme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58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有11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变异量为19.11%,低于临界值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25]。

2.2 一般资料与量表评分

大学生780例,男生270例(34.62%),女生510例(65.38%),年龄17~24岁,平均年龄(19.22±1.42)岁。独立

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男生网络受欺凌总评分显著高于女生($P<0.01$)，男生核心自我评价总评分显著高于女生($P<0.05$)，自杀意念在性别上无显著性差异。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大学生各量表评分详见表1。

表1 各变量性别差异检验($\bar{\chi}\pm s$，分)

组别	网络受欺凌	核心自我评价	自杀意念
男生 (n=270)	19.22±6.44	34.64±6.37	4.94±3.66
女生 (n=510)	17.83±5.71	33.47±5.94	5.38±3.79
t	3.000	2.552	-1.562
P	<0.01	<0.05	0.115

2.3 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

对本研究中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网络受欺凌总评分为(18.31±5.92)，核心自我评价总评分为(33.88±6.11)，自杀意念总评分为(5.23±3.75)分。网络受欺凌与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r=0.36，$P<0.01$)，核心自我评价与网络受欺凌、自杀意念显著负相关(r=−0.24、−0.63，$P<0.01$)。详见表2。

表2 大学生网络受欺凌、核心自我评价、自杀意念的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r)

变量	得分	网络受欺凌	核心自我评价	自杀意念
网络受欺凌	18.32±5.94	1		
核心自我评价	33.87±6.09	−0.24*	1	
自杀意念	5.23±3.74	0.36*	−0.63*	1

*$P<0.001$

2.4 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核心自我评价在大学生网络受欺凌和自杀意念间的中介作用，通过Hayes[26]编写的PROCESS插件，选择模型4，在95%置信区间下，重复抽样5000次，网络受欺凌为自变量，核心自我评价为中介变量，自杀意念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检验。

网络受欺凌可以正向预测自杀意念(β=0.36，t=10.63，$P<0.001$)，核心自我评价变量加入后，网络受欺凌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下降(β=0.22，t=7.99，$P<0.001$)。此外，网络受欺凌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β=−0.24，t=−6.75，$P<0.001$)，核心自我评价能够显著负向预测自杀意念(β=−0.57，t=−20.73，$P<0.001$)。此外，网络受欺凌对自杀意念的总效应和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核心自我评价在网络受欺凌和自杀意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14(95%CI：0.10～0.18)，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39.13%]。详见图1、表3、表4。

表3 中介模型中的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方程		模型拟合指标		效应值及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核心自我评价	网络受欺凌	0.24	0.06	46.58	−0.24	−6.83*
自杀意念	网络受欺凌	0.66	0.44	309.07	0.14	8.16*
	核心自我评价				−0.35	−20.89*

*$P<0.001$

表4 中介效应分析

路径	效应值	95%CI	占比	自杀意念
直接效应	0.14	0.10	018	60.87%
间接效应	0.09	0.06	0.11	39.13%
总效应	0.23	0.19	0.2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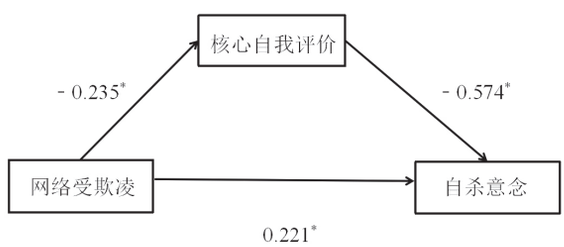


图1 中介效应路径图

*$P<0.001$

3 讨论

本研究中，男生网络受欺凌总评分显著高于女生，说明更容易遭受网络欺凌的是男生，研究结果与前人一致[27]。可能的原因是女生性格较为保守，男生更为冒险、喜欢挑战，男生相比于女生更容易进入到存在危险性的网络环境中，遭受网络欺凌的可能性更高。男生核心自我评价总评分显著高于女生，说明男生与女生相比具有更高的自身评价，研究结果与前人一致[28]。可能的原因是女生较为敏感，心思更加细腻，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容易向内归因，对自我评价不高；而男生遇到困扰时，感性情绪较少，而是较理性地解决问题，基本不会影响到对自己的评价。基于此，高校要特别关注男性大学生的网络受欺凌情况和女性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状况，应采取相应干预措施来降低大学生的负面心理。

本研究中显示，网络受欺凌与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与前人一致[11]。可能原因为：在网络环境里反复受到其他个体或群体欺凌的个体，可能会更易感受到被孤立、孤独、无助等导致消极心理，当这样的消极想法持续发酵，更容易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甚至会引发自杀意图[27]。网络受欺凌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个体在网络中被公开屈辱性图片、被散布谣

言等可能自尊心受伤，产生较强的失败感，对自身行为表现没有信心，以至于怀疑自我的整体价值。核心自我评价与自杀意念呈显著负相关，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13]。可能是因为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对环境的应对、获得成功等能力的估计越积极，对控制生活中的一系列因素更具有信心，更易产生安全、稳定的倾向，故其在思想或认知上产生想要结束生命的可能性较低。

中介效应分析验证了核心自我评价在网络受欺凌和自杀意念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即大学生网络受欺凌既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可以是直接的，也可通过核心自我评价间接影响自杀意念。这验证了自杀的素质-应激理论，该理论认为应激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的个体自杀意念的产生[29]，个体面临网络受欺凌这一重大压力事件以及个体低核心自我评价的特质增加了萌发自杀意念的风险性。如果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后，能够客观的看待自己，仍能看到自身的闪光点，而不是一味的自我否定、内疚羞愧等，将会减少网络欺凌对他们造成的心理伤害，缓解负面情绪，从而减少产生消极想法的可能性。因此，应加强网络安全环境管理和建设，为大学生营造安全、和谐的网络环境。另外，对于已经遭受网络欺凌的大学生，可通过帮助大学生通过发现自身资源，不断强化信心，减少由网络受欺凌引发的自卑、羞愧等，进而提高核心自我评价，达到降低自杀意念的效果。

综上而言，本研究探讨了网络受欺凌与自杀意念的关系及核心自我评价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为经历网络欺凌受害的大学生制定干预措施和预防措施提供理论支持。启发无论是学生自身、学校，还是家庭，都应该重视对遭受网络欺凌的大学生的引导和培养，通过提高其核心自我评价水平来缓解自杀意念。当前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横断研究难以做出因果推断。第二，采用自陈问卷的方式，主观性较强。第三，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样本较小，覆盖率较低。未来的研究可以针对上述方面做出改进，以验证当前研究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Smith PK, Mahdavi J, Carvalho M, et al. Cyberbullying: its nature and impact in secondary school pupils[J].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2008, 49(4): 376-385.

[2] Chu XW, Fan CY, Liu QQ, et al.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Examining hopelessness as a mediator and self-compassion as a moderator[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8, 86(9): 377-386.

[3] 石绪亮，朱亚，张耀倩，等. 大学生网络受欺凌经历与自杀行为的关系：睡眠障碍与抑郁症状的链式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28(6)：1125-1129.

[4] 胡阳，范翠英，张凤娟，等. 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抑郁:压力感与网络社会支持的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30(2)：177-184.

[5] Zhu CY, Huang SQ, Evans R, et al. Cyber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and childre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global situation, risk factor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J].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21, 9: 634909.

[6] 张卫，王华华，喻承甫. 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抑郁、亲子沟通的作用[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40(5)：88-96.

[7] Patchin JW, Hinduja S. Bullies move beyond the schoolyard[J]. Youth Violence and Juvenile Justice, 2006, 4(2): 148-169.

[8] Kowalski RM, Giumetti GW, Schroeded AN, et al. Bullying in the digital age: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yberbullying research among youth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4, 140(4): 1073-1137.

[9] Klonsky ED, May AM. The three-step theory (3ST): a new theory of suicide rooted in the “ideation-to-action” framework [J]. Int J Cogn Ther, 2015, 8(2): 114-129.

[10] Bonner RL, Rich AR. A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of suicidal ide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a test of a model[J].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1988, 18(3): 245-258.

[11] Maurya C, Muhammad T, Dhillon P, et al. The effects of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on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a three year cohort study from India [J]. BMC Psychiatry, 2022, 22(1): 599.

[12] Judge TA, Locke EA, Durham CC. The dispositional causes of job satisfaction: a core evaluations approach [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7, 57(3): 151-188.

[13] Faith O, Shirley R.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cognitions in adolescent depression: Biases of interpretation, self-evaluation, and memory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8, 57(4): 420-435.

[14] 杨邦林，黄瑾. 同伴欺凌与留守儿童自杀意念：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和意向性自我调节的调节作用[J]. 中国特殊教育，2021，(8)：49-57.

[15] Wang X, Qiao Y. Parental phubbing, self-esteem,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 longitudinal mediational analysis[J]. J youth adolescence, 2022: 2248-2260.

[16] 姜林辉，卢碧燕，李珍，等. 新时期中职生心理控制源与自杀意念的相关研究[J]. 中国当代医药，2022，29(1)：153-157.

[17] Vidal-Arenas V, Bravo AJ, Ortet-Walker J, et al. Neuroticism, rumination,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a moderated serial mediation model across four countries[J]. Int J Clin Health Psychol, 2022, 22(3): 100325.

[18] 陈旭，李林娟，邓玉强. 大学生身体活动、一般自我效能感及其与自杀意念的关系[J]. 湖北体育科技，2021，40(11)：979-983.

[19] 刘燊，洪新伟，陈燕铃，等. 中学生受欺凌与抑郁情绪的关系：安全感与自尊的中介作用[J]. 应用心理学，2022，28(6)：516-523.

[20] 范兴华，陈锋菊，唐文萍，等.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自尊与抑郁的动态关系：模型检验[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24(1)：45-48.

[21] 尤阳. 受网络欺凌行为问卷的修订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D]. 浙江师范大学，2013.

[22] Judge TA, Erez A, Bono JE, et al. The core self evaluations scale: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J]. Personnel Psychology, 2003, 56(2): 303-331.

[23] 杜建政，张翔，赵燕. 核心自我评价的结构验证及其量表修订[J]. 心理研究，2012，5(3)：54-60.

[24] 夏朝云，王东波，吴素琴，等. 自杀意念自评量表的初步制定[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2，(2)：100-102.
汤丹丹，温忠麟.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问题与建议[J]. 心理科学，2020，43(1)：215-223.

[25] Hayes AF. An index and test of linear moderated mediation[J].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2015, 50(1): 1-22.

[26] 徐慧，王萍，刘小群，等. 山东省青少年领悟社会支持在网络受欺凌与自杀意念间的中介作用[J]. 医学与社会，2021，34(7)：72-76.

[27] 张凯歌，张晓梅，刘桂荣. 高中生同伴关系与未来规划的关系：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J].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22，37(3)：98-106.

[28] Mann JJ, Waternaux C, Haas GL, et al. Toward a clinical model of suicidal behavior in psychiatric patients[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99, 156(2): 181-189.

（收稿日期：2023-12-19）

“大思政观”下综合医学院校中医思政教育的路径探索

李 季[1]，李慧枝[1]，肖惠英[1]，周毅业[1]，许资雯[2]，林炜凯[2]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广东广州 510130；2.广州医科大学中西医临床学院）

关键词： 大思政观；医学院校；中医；思政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6879(2024)06-0529-04

“思政教育”是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教育部多年来一直重视全国高校的党建工作，规定各高校应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实到日常教学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大思政”观强调整体统筹，协同推进，以形成思政教育的最大合力，即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大思政”格局。本文笔者根据平日教学经历，结合学生的视角，依托“大思政”理念，以课程教学、文化融合、知行实践等为切入角度，探讨人才思政培育路径的实施及效果。

1 医学院校思政教育现状

1.1 师资力量薄弱

医学思政教育需要教育者医学专业知识和思政人文知识兼备，当前具有双重学科背景的教师现对缺乏[1]。不少高校医学思政素质教育课程的教师是思政教研室的教师，其对思政人文的理解较深刻，但由于缺乏医学的实践经验，往往不能生动展示医学的内涵和精神真谛；也有不少学校由临床医生担任临床医学思政教育课程教师，其优势在于临床实践经验丰富，但缺乏对于思政教育等人文社科学知识的专业理解；更有些临床教师认为自己专业课程只需要涉及本专业知识，思想政治方面知识并不

资助项目：广东省临床教学基地教学改革项目（粤教高20233295）